# 间谍西施

越国境内一片亡国之凄凉景象，诸暨县内苎罗山鹿却春江潋滟。临江下游正有两位素装少女在江中浣纱，并不

时嘻闹玩逗着。着青衣者姓施小名婉儿、穿红衣之女姓郑名旦，比婉儿稍年长。

两人皆是居住在苎罗山鹿西侧之小村落，自幼互为玩伴感情甚深，可说是情同姐妹也以姐妹相称，两人容貌是

各有特色，但都是倾国倾城之绝色佳人。

施婉儿从小就有不明的痛心症，不堪劳累，每当痛心发作总是捧心蹙眉，更显得娇柔可怜之模样，不知有多少

男孩为之倾倒，美艳名声播传四方，有人就以「西施」之号称之。

郑旦在娇丽的容貌中更是有着活泼、朝气，使得两人并站一起时就像盛开的并蒂芙蓉，娇柔艳丽各有特色交互

辉映。

秀美的山鹿溪畔因双姝而失色、暗然许多。鱼沉、雁落、花羞、月闭，一时间空旷的野地寂静了，只有偶而传

出嘻笑声点缀着。

「……嘻……哈……」

「哎呀！婉儿妹？把人家的衣裳溅湿了啦……哼！看我饶不饶？……」

「对不起！……哎唷！姐姐别泼我啊……我衣服也湿透了……」

姐妹两就互相溅水潲湿，直到两人从头到脚无一乾燥之处。润润的水珠沿着发稍滴落，沿着额头、脸颊和着汗

珠滚流腮边。湿透的衣着紧紧的贴着肌肤，凸显出动人的曲线身材，好一副绿江春色！

「好姐姐！我不敢了！求求？饶了我吧！」婉儿柔声的告饶着：「等一下我摘些果子给？，跟？赔罪好不好！？」

「婉儿妹！别说了！」郑旦牵着婉儿的手慢慢往林子里走：「看！衣裳都湿透了，怎么回家啊！我们先到林子

里把衣裳晾乾再回去吧！」

两人拨着矮树丛走入密林里，找个隐密的地方便各自宽衣解带，把除下的衣物敞晾在树干上。虽然对方皆同为

女性，但一丝不挂的胴体现露在旁人的眼前，总是自感十分羞涩不自在，只得各蹲身一角背对着不敢言语。

林里传来阵阵凉风，两人无一遮蔽的肌肤渐觉冰冷，虽然用手掌磨擦着身体藉以产生暖意，但是阵阵凉风彷佛

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凉冷，令身体一阵阵颤？着。

婉儿终将忍不住颤抖的说：「……姐姐，我……我好冷喔……我好怕唷……」

郑旦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同样发颤的回答：「婉儿妹，别担心！在等一回儿衣裳就乾了……」其实自己也是

担心害怕：「……婉儿妹，来！让我们靠在一起互相取暖，这样该会好一点……」

赤裸的肌肤接触的一刹那，两人不禁一阵心神荡漾，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受激荡脑海。一种肌肤磨擦的快感、

一种礼教约束的羞愧…交互的消长着。一种沉醉的诱惑让两人紧紧的拥抱着；一种搔痒的感觉使得身体不禁轻微的

蠕动着；一种背叛礼教的刺激让呼吸、心跳越加急遽。

当一切规范闺秀的教条被情欲淹没时，两人混然已在忘我的境界了！忘我的亲吻着对方的樱唇、忘我的互相挤

压着丰乳、忘我的磨挲着对方的背。荒芜的丛林、凉沁的冷风……渐渐变成温暖的阳春。

婉儿突然觉得下体一阵阵温暖，更有一股股热流翻滚着，一丝丝酥痒的感觉在阴道里骚动着，让人有不搔不快

的冲动，微启喘嘘嘘的樱唇呻吟似的说：「姐……

我……我……那那好痒……」

郑旦早就有此感受，手指也早已在自己的穴口转磨着，也感受到藉由手指的转磨，似乎有一阵阵的舒畅可以掩

盖过阴道里骚动的难受。郑旦一听婉儿的呻吟，立即伸手如法泡制的抚摸着婉儿的蜜穴。

「喔！」突如其来的刺激，让婉儿一阵舒畅的快感，不禁摇摆着腰肢，让蜜穴配合着郑旦的手转动着：「姐…

…我……不要……嗯……羞羞……嗯嗯……」

郑旦微闭着媚眼，吐着气说：「…婉儿……妹……嗯嗯……来摸摸……我的胸……来……嗯嗯…」

婉儿尽管羞涩，却也不由自主的伸手轻捏郑旦胸前团肉，只觉得郑旦的双乳晶莹雪白、温润柔滑。随着呼吸的

起伏，峰顶粉红色的蓓蕾似乎跟着抖动着。婉儿一手轻柔的抚摸着郑旦姐的乳房，另一手也轻拂自己的玉乳，企图

让自己跟郑旦能感同身受。

郑旦享受着肌肤摩擦的舒畅，觉得一阵酥麻酸痒传自阴道深处，急速的漫延全身，冲刺着头顶。不禁手指一紧

压揉着自己穴口突出的蒂核，另一手却藉着湿液的润滑，「滋！」一声把半截手指滑入婉儿的阴道。

「啊！」婉儿又是一声惊慌：「喔……姐……痛……」随即，又是一阵热潮冲蚀。快感、刺痛、酸麻、酥痒…

…一种生平未遇的奇妙感受，无可言喻的舒畅使得她只有喘息、呻吟、颤？……

姐妹两人在一阵娇嘘乱呼之后，身体一软无力的各自仰躺地上，任由满涨的爱潮从穴口汨汨流出，湿染下身、

滴落草叶。

半晌，姐妹两人慢慢从激情中回神，一瞧两人放浪的模样，一阵羞愧让自己满脸通红、全身发烫，深低着头暗

地里埋怨自己不该，却又有一丝丝愉悦浮上心头。

勉强互相扶持起娇柔无力的身躯，各自安静的穿上衣服，偕同布出树林时，已暮色渐昏、炊烟袅袅。晚风从江

面轻轻送来，裙带微飘、鬓发略动，双姝就像仙女下凡，令人看了不禁怦然心动、跪地膜拜了！

婉儿见郑旦收拾起平常挂在脸上的笑容，暗地猜想郑旦是否为了刚刚的事在自责，幽幽的说：「姐姐，看？一

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是不是刚才……其实我也有错，？就别再自责了……」

郑旦没等婉儿说完即摇着头说：「不是啦，婉儿妹！我是看到此刻安静祥和的故国家园，还有与？的……姐妹

情深，不禁想到我们的国家被吴国打败了，国君又到吴国充当人质……不知这种良辰美景以后是否能得长久，唉！」

「嗯！姐姐说得没错，可是我们只是在江边浣纱的柔弱女子，又能帮国家有甚么作为呢！」婉儿也跟着心情沉

重了！

郑旦轻挽着婉儿的手说：「婉儿妹！要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为国家出一点力的话，我一定竭尽其力无怨无悔

……婉儿妹！？呢？」

婉儿望着郑旦的脸真诚的说：「姐姐，会的！我也会跟？一样的报效国家。」

婉儿看到郑旦微微露出一点放心的笑容，接着说：「姐姐啊！我想？就是太闲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应该…

…应该早一点帮？找个婆家，早点把？嫁了，？就不会……嘻嘻……哈哈……」

郑旦装嗔作势要打人，两人又是一阵追逐嘻闹，莺燕般的欢笑，回荡着山林河谷。

往后的日子，郑旦即常找机会连哄带骗的拉着婉儿到密林里，玩着令人脸红心跳的春戏。

晴空天朗、艳阳高照。婉儿提着一篮寿礼，正往东村给婶母拜寿，同行的是村上的少年─施礼。施礼名虽音同

「失礼」，却是个知书达理的俊书生，平时跟婉儿以兄妹相称从未逾礼，而施礼心中早已暗恋婉儿，只是礼教约束

难以启齿。

在急忙的赶路又加上热日的荼毒，婉儿身体不支心痛又发。只见婉儿双手捧胸、眉头聚蹙、气喘嘘嘘，身躯摇

摇欲坠。

施礼赶忙趋身上前扶住婉儿的娇躯，一股少女的幽香直冲脑门，由不得施礼一阵恍惚，扶住婉儿的双手几乎失

力。初次被男性有力的臂膀拥着的婉儿，不禁一声娇呼，随即羞红满脸，只觉一阵晕眩，越发无力软软的靠在施礼

结实的胸膛。

施礼扶着婉儿走到路旁树荫下，让婉儿倚靠着树干休息。只见婉儿蹙皱着眉头，一副娇柔可怜的模样，让呆立

一旁的施礼心疼不已；又见婉儿双手轻揉着自己的胸口，两团肉球隐具型态，让施礼幻想着要是换上自己的手，那

种揉在充满弹性的乳峰上的滋味一定若登仙界，一阵艳色的幻想让自己跨下之物也慢慢充血挺硬了。

此时婉儿正好转头望向施礼，正好瞧见施礼的跨下有异常的蠕动、膨胀，把裤子撑起一个奇异的凸状。看得对

男女情事一知半解的婉儿，更是一阵脸红心热，急忙别过头去，羞愧得恨不得有个地洞藏身，不禁又急促的喘气。

施礼倒不知婉儿的羞愧，以为婉儿心疼加剧，立即屈身探询：「婉儿妹，是不是很难过啊……唉！这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施礼关切之心在言词里表露无遗。

婉儿瞧着施礼竟为自己着急得手足无措，心头自是一阵温暖，又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异性体味传来，胸口更是一

阵小鹿乱撞，无意识地又在自己的胸口揉搓着，只觉得一阵酥麻快感，就像那天跟郑旦姐在林子里……一般，想着

想着自己的手却像已经不受自已控制，一直搓揉着而停不下来。

一旁的施礼把婉儿搓揉胸口的动作看得仔仔细细，看着婉儿胸前的肉团形状被压扁、被挤偏、被堆聚，施礼甚

至隐约看到坚挺的一个小凸点，紧绷在柔薄的衣服里，看得施礼虽无心痛症，却也跟着婉儿的呼吸渐加急促。

施礼看着婉儿的轻微扭动的娇躯，火红的耳根下却映着雪白的颈项、俏肩，松散宽弛的衣襟里，依稀可见深邃

的乳沟。施礼情不自尽的把嘴印上婉儿的颈项，双手孔武有力的环抱着婉儿，嘴角挤出喃喃自语：「……婉儿妹…

…婉儿妹……我爱？……」

婉儿被施礼突如其来的侵袭，先是一阵惊慌、嗔怒，但随即又被雨点般亲吻的舒坦、耳边的甜言蜜语盖了过去，

只觉得身躯更加无力，内心更加慌乱，既像深醉、又像熟睡而昏沈了。

施礼移动着嘴唇贴上婉儿樱红的热唇，婉儿沉醉了。施礼的舌头撬开婉儿的贝齿，向里面探索、游动着，婉儿

的舌头迎战着。两对嘴唇就这样紧密的贴着、缠绕着、吸吮着。

当施礼的手接触到婉儿的胸口，婉儿不禁一声娇呼：「啊！……礼哥……不要……不要……」婉儿把施礼搂得

更紧。

施礼若有所悟的抱起婉儿，走向路边丛林里。施礼含情脉脉看着怀里的佳人，只见婉儿双手环抱着施礼的颈项，

微闭的媚眼轻轻跳动着，娇羞的模样惹人爱怜；松脱的衣襟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让人心马意猿。

施礼来到密林里一片如茵的草坪上，轻轻的放下怀里的婉儿，低头就亲吻婉儿，四片热唇的磨擦，激发起热情

的升华。渐渐的婉儿的衣裳松散开在两旁，露出凝脂般柔嫩的肌肤，跟施礼古铜色结实的肤色相互晖映着。

施礼的手巡视着婉儿的的全身，从粉颈、胸口、双乳、小腹…最后停驻在一片乌亮的绒毛上。婉儿的含羞带怯

的掩着脸，忍不住肌肤被拂过的快感，竟也轻声的呻吟了！矜持的少女情怀令自己不敢乱动，却又忍不住受搔痒而

扭动的身体。

施礼灵巧的手指拨弄着婉儿的穴口，竟然发现婉儿的穴口早已泛滥成灾了，施礼更藉爱液的滑顺，曲指向穴内

慢慢的探入。此时的婉儿竟然因如此的刺激而微微挺着腰，配合着施礼手指的动作。

此时的施礼已经像是一头疯狂的野兽了，色欲弥漫了全身，一切礼教约束全抛掷脑后，一阵风似的挺着硬梆梆

的肉棒，压在婉儿的身上，寻到穴口的位置，一挺腰就将肉棒插入半截。

婉儿正处于陶醉中，施礼肉棒侵袭时尚无知觉，但肉棒挤入蜜穴时的刺痛，由不得她哀叫一声：「啊！痛！…

哥……不要……不要……」。婉儿激烈的扭动着身体，试图躲避肉棒无情的进攻。

施礼的肉棒虽然只插入一个龟头深，却也觉得一阵箍束的快感，而婉儿凄惨的叫声令他一怔，欲逞兽欲的激动

清醒许多，只是现在施礼已经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了。施礼双臂用力紧紧搂抱着婉儿，虽让婉儿无法躲避，自己

却也不敢乱动，不敢让肉棒再度更深入。

婉儿初开的花蕊，虽然经不起粗大肉棒强行挤入而剧痛难挨，但也感觉得到施礼不敢强入的体恤柔情，感激的

爱意油然而生，但却也不知如何是好。半晌，婉儿觉得穴里刺痛的感觉慢慢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搔痒，阴

道内更有一股暖流不自主的涌出。

婉儿觉得此刻需要有个东西，伸入阴道内抠搔阴道内壁的难受，最好是施礼的肉棒，施礼的肉棒要是再深入一

点，就能搔着痒处了。可是婉儿羞于启齿，不敢出言要施礼把肉棒插深一点，只好轻轻摇摆下身，让蜜穴磨着肉棒。

随着下体的磨蹭也让婉儿一阵舒爽，从喉咙间发出迷人、销魂的呻吟声。

半天不动的施礼觉得婉儿的蜜穴转动起来了，龟头又彷佛有一股温热在侵袭着，一阵舒畅的感觉令他也慢慢挺

腰，肉棒就一分一分的滑入婉儿的蜜穴里。肉棒进入约一半时，阴道里彷佛有一片薄膜阻碍着肉棒继续深入，施礼

并不知是何缘故、也不知那为何物，施礼只得蛮力一冲顿觉豁然开朗。

婉儿的处女穴道遭受施礼冲开，初时略为一疼，随继而来则是阴道里一种充满的快感，「嘤！」地轻呼一声，

呼声里却也充满着无限的愉悦。婉儿觉得蜜穴里的肉棒在进出之间正好搔着痒处，就算佳肴醇酿也不及此美味。

施礼的精神越来越高亢，肉棒抽插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在一阵酸软、酥爽的刺激下，终于「嗤！嗤！嗤！」

将一股浓液射入阴道深处。施礼将积蓄十多年的处男精液，以锐不可当之势射出之后，彷佛自己的精力也一起跟着

流失，全身脱力般的瘫软在婉儿身上。

婉儿的阴道内可以感到，精液激射的力道不轻，精液带着一股股的热流，彷佛射到心脏，又立即扩散全身，一

种涣散的舒畅随之布满四肢，觉得自己的身躯似乎被撕裂成无数的碎片四处飞散……

施礼慢慢从激情中回复，一看到自己逞欲的模样，立即抽身退步懊恼自己枉读圣贤书，今日竟然如此唐突佳人，

更掠夺去婉儿的处子贞节，激动得全身颤抖无法自己，双腿一软跪在婉儿的身旁战战的说：「婉……婉儿妹……我

我……我真该死……真该死……」

还正处于高潮晕眩中的婉儿，忽然觉得穴内突然虚空遂睁眼一看，才从春梦中惊醒，慌忙顺手抄起衣物掩蔽身

体，只觉五脏一阵翻腾而悲从中来，暗自悔恨女人宝贵的贞操竟因一时的糊涂而失去，而今而后又当何颜以对家人

父老。

婉儿满怀羞愧、自责的起身，轻呼一声：「爹！娘！女儿不肖……」就冲向一株粗壮的榕树，欲撞头自尽以死

谢罪。

施礼一瞧婉儿欲寻短见，立即飞身扑往婉儿与榕树之间，意欲阻挡婉儿自尽，同时口中惊呼：「婉儿妹，不可！」

婉儿的行动慢了施礼半步，头没撞到树干却撞到施礼胸口，婉儿的力道似乎不轻，这一撞令两人皆站不住脚纷

纷倒地。自尽不成的婉儿只有自怨自艾地顿足捶胸、号啕大哭，不知如何是好。

施礼的胸口被婉儿大力的冲撞，馀力使自己肩背又撞上树干，步履蹒跚的倒地，仰望泪人似的婉儿大是不忍，

忍住火辣的痛楚勉力起身，蹲跪在婉儿面前，握着婉儿的双手说：「婉儿妹！事到如此地步错全在我，？无需自责，

而且就算？我一死了之，也无法挽回？的节操……」

施礼顿了一下，深情的望着婉儿继续说：「其实……其实我早对婉儿妹？有爱慕之心，只是不敢向？表白，假

如婉儿妹？不嫌弃，我……我愿意禀明父母将明媒正娶？为妻，一辈子陪伴着？……」

其实婉儿也是早已心属于施礼，此时施礼又对自己表明心志，嘴里虽不答话却也芳心暗喜，背过身子整理衣裳。

施礼也避头自着衣裤，喃喃地说：「……我施礼得娶婉儿妹为妻，该是祖上荫德、亦是我三生有幸……」

整装妥当，施礼偕同婉儿步出林间，提起寿礼东村给婶母拜寿去，一路上两人默默而行，自是羞惭未退显得有

点失魂落魄。

此时，越王勾践入吴为质已有三年之久。

勾践一直被禁于吴国先王阖闾的墓旁石室里，经常被往来之吴国百姓羞辱，勾践只得忍气吞声期待有朝一日能

复雠雪恨。

是年三月，吴王夫差发病，经月不愈，四处求得汤药皆无起色。范蠡无间意得知吴王得病难愈，便起坛占卜欲

知凶吉。

范蠡取得灵卦之后便对勾践进言：「启奏大王，依卦象得知夫差之病应在壬申日痊愈。因此微臣有一计可使夫

差赦令大王回国……只是要让大王有受委曲，不知大王是否肯受？」

勾践闻言大喜：「此言当真！……范蠡你且说看看！」

「大王你此时进宫求见吴王，佯装识得医术，然后尝其粪便，再告知吴王痊愈之日……」

勾践闻计虽好却要尝其粪便实在不愿，又想既为江山社稷又有何不为！？只有勉为其难答应了。

隔日，勾践依范蠡所授之计，尝粪之后，便佯作喜状对吴王夫差说：「恭喜大王！大王之恙当于壬申日痊愈…

…」

夫差看到勾践尝粪之举，感动的说：「就算是我的儿子，也未必肯这么做，可见你对本王的忠心，本王若真在

壬申日痊愈，本王则赦令让你回国。」

壬申日时夫差果然痊愈，夫差欢喜得大兴庆宴，并宣布赦放勾践回国。相国伍子胥闻讯赶来欲阻止吴王，夫差

一见伍子胥不悦之色，便知伍子胥欲阻止赦放勾践之事，夫差便说：「相国，今天乃本王病愈之喜日，别说扫兴话！」

伍子胥还是甘冒大讳进言道：「启奏大王，赦放勾践回国则有如纵虎归山、释鲸于海，来日自有威胁啊！请大

王三思。」

夫差怒曰：「相国，你别危言耸听了。三年来勾践被本王拘禁石室，他都无一微词，日前甚至为我亲尝粪便，

为我观病。相国，你说你做不做得到？本王心意已决，你不用多说了！」

伍子胥忿然告退离席，伯？趁机谗言吴王：「相国的架子越来越大了，连大王的庆宴都要扫兴……」吴王夫差

闻言心中大是不悦，打定主意找机会必将伍子胥除去。

勾践回国后牧民垦地，并暗中养兵蓄马以图一雪前耻。一日，有一伐木工人在深山里发现到两颗巨大的神木，

特去禀报勾践。

勾践听了非常高兴，向旁边的文种说：「此乃天赐吉兆也！」

文种突生计谋：「启禀大王，这乃是助我雪耻的良机。请大王派匠工将此木细工雕琢，献给吴王，让吴王拿来

建筑宫庙。如此一来吴国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我们既可让吴王没防备大王之心，更可从中取利。然后，在徵召

国中少女加以训练后献给吴王，既可当内应、又可蛊惑吴王………」勾践大悦立即交办此事，并遣范蠡到国境县内

网罗美女。

范蠡这日来到诸暨县境，信步走在河边，突然看见溪流漂浮着片片桃花瓣，好奇着往上游寻踪。果然在约半里

远处伫立一位少女，正望着远处出神，手持着桃花枝正捻着花瓣往河中漫投。

她正是婉儿。她满怀心事的寻思着：令人沉醉的男女情事、与郑旦姐的爱抚深情、悔恨失去处女贞操……时而

春心荡漾，满脸羞红；时而忧心忡忡，眉头深锁。

范蠡一见婉儿的模样：披散着乌云般的秀发半掩香腮、透着秀气的脸庞正如桃花瓣粉红、露出一截手臂雪白青

葱…、微风飘动秀发、衣袂裙角，彷佛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山精灵；又彷佛一股股少女清香扑鼻而来。范蠡驻足摒息

远望，不想惊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

范蠡一回驿馆立即遣人打听，得知她即是人称西施之婉儿，便亲自登门拜访，向婉儿父母说明欲徵召婉儿为国

效力。郑旦听闻有机会为国家尽心力，便毛遂自荐自愿受召，并力劝婉儿同行。于是，姐妹两便随范蠡返回京都。

其实，范蠡也被婉儿惊为天人的容貌所惑，心中亦对婉儿有所锺情，只是国难当头复雠为重，自己的儿女私情

也只有暂抛一旁了。倒是郑旦见到范蠡气宇非凡、风度翩翩，心中也萌生爱慕，但也是暗暗念慕不敢表露。

施礼听闻婉儿被徵召之事，顿时失魂落魄，茶饭不思，也因思念成疾，卧病不起。

邻家有一少女早也暗恋着施礼，探询得知施礼是为婉儿神魂颠倒，心想：「施礼既然喜欢如婉儿娇柔不禁、捧

心蹙眉的模样，那我何不也照样画葫学彷婉儿，如此施礼便会喜欢我……」。于是，他就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捧着心、皱着眉、嗲声嗲气、颠颠的在施礼面前走着。

施礼一看真是好气又好笑，颤动着身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村民一见她这种装模作样的丑态，便讥笑她是「东施

效颦」，意为讽刺丑人多作怪。

周敬王三十二年，郑旦与婉儿已入宫近三年了。

初进宫的日子，婉儿经常因想念父老、思念施礼而以泪洗脸，多亏郑旦不断好言劝慰。范蠡也是尽心尽力使婉

儿快乐，每当看到婉儿不开心，自是心疼不已，总是柔言安慰，使婉儿慢慢淡忘伤感。

但范蠡也是满心不是滋味，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同时爱上郑旦跟婉儿；婉儿天真无邪、气质轻灵，郑旦则是端

庄秀丽、成熟美艳。郁郁的情结让范蠡经常仰天长叹。

这日，越王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到别馆视察众女学习舞伎的情形，就独自漫步迳往别馆而去。越王才进别馆就

在花园曲径中发现婉儿坐于莲池旁，露出青葱玉手轻泼水花。当越王走近婉儿若有所觉瞿然回头，两人同时「啊！」

了一声。

婉儿是惊讶越王驾临；越王却是醉意美色。

勾践色眯眯地寻问：「？叫甚么名字？？怎么没再馆内习艺呢？」

「啊！大王，小名婉儿。因为乐师今天请了病假，所以没上课。其他的姐妹们都在馆舍休息，婉儿是因思乡所

以到花园散心……」婉儿起身低头回话。

勾践看到婉儿玲珑的身材、娇怯的模样，更是心痒难忍、爱不释手，忍不住情欲的冲动，伸手抚摸婉儿的脸蛋、

挽住婉儿的的手，说：「？不用学艺了，跟我入宫、当我妃子，我会好好疼惜？的……嘿！嘿！嘿！」

婉儿挣开连步退后，不禁微怒出言顶撞：「大王，你是一国之君，不要如此轻薄。而且你徵召我们进宫，不是

要我们替你去实行那复国大计吗？你怎么可以沉迷女色，自毁前程呢？……」

勾践听到婉儿义正之言词虽然心有羞愧，但也因淫欲薰心而恼羞成怒，更而秽声秽语的说：「反正？们也是要

送给吴王的，倒不如我先享用享用！……来！让我亲一下……哈哈哈！……」

婉儿不料勾践竟然如此轻薄，一时又惊、又怒、又羞欲转身躲避，那知勾践手快一把就抓住婉儿，双手环抱着

婉儿柔腰，强行亲吻婉儿香腮。婉儿扭动的挣扎，不但未能脱困，反而更刺激勾践，让勾践感到婉儿胸前的团肉似

乎弹手有力，扭动的磨擦让勾践的肉棒以昂然立起。

娇弱的婉儿因极力的挣扎，顿感一阵逆血攻心，突然觉得眼前一黑晕眩过去了。勾践一见婉儿昏迷欲倒，内心

更是大喜，便将婉儿抱往舍内安置床上，脱除了婉儿身上所有衣物，顿时眼神一亮、惊为天人。

只见婉儿身无寸缕、玉体横陈，一双玉乳雪白无遐、挺拔高耸；平坦小腹无摺无痕、滑若凝脂；双腿根部密发

丛丛、乌柔亮丽…、看得勾践淫心剧张、兽性大发，三、两下便脱去自己的衣裤，扶着肿胀的肉棒拨草寻洞，往婉

儿的蜜穴挺腰便插。

「啊！」一阵锥心的剧痛，令婉儿幽然惊醒，一看究竟心已明白，不禁缩身闪躲，也顾不的对方是大王身份，

粉拳如雨打在勾践胸口，并不停哀呼着：「……大王……不要啊……不要啊……好痛啊……」

勾践只想煮熟的鸭子那有再放走之理，双手紧抓着婉儿的脚，下身紧贴着再一挺腰，把粗大的肉棒强行插入婉

儿的阴道里，即快速的抽插着。

虽然婉儿三年前已跟施礼有过肌肤之亲，但那时阴道有爱潮润滑，虽有痛楚也不过一时，随之而来亦有快感。

而现今被霸王硬上弓，乾燥的穴壁时在不堪如此摧残；而且勾践肉棒的尺寸比施礼粗有倍馀，插得婉儿是眼泪汪汪、

痛苦难当。

婉儿只觉得下体一阵阵火辣的刺痛，彷佛要被撕裂了一般，精神彷佛即将崩溃，嘴里不停的哀鸣：「……大王

……不要啊……不要啊……好痛啊……」

勾践在强暴的亢奋下很快的泄了精，勾践借着精液的润滑又狠狠的抽插几下，直到肉棒慢慢变软，才起身着装

并厚颜的说：「媚惑的性挑逗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好好的训练训练，我会提醒艺师加强一下！」说罢便匆匆

离去。

婉儿听了，自忖：「大王此话自是没错，我既然志愿要为谋国家大计，已将身躯献给国家了，岂可为自保贞节

而坏了大计，只是，大王今日假公济私实也不该！

……唉！待事成之后，婉儿再自了残生罚己失节之罪罢了！」

婉儿忍着痛楚欲起身清理，才发现阴道口汨汨流出浓白的精液，其中混着红红的血丝，又不禁悲从中来热泪滚

滚而下，哀叹着真是「红颜命薄啊！」

另一边，郑旦也因休课而与范蠡在相府花园设宴小酌，两人微有醉意时，郑旦伸手折一朵红花，投入亭台边的

曲流中，隐语暗示吟唱着：「……艳红有心随波行，只叹落花纵有意，流水却无情……」

范蠡看着郑旦羞红的脸，自是了解郑旦吟唱的含意，便伸手轻握郑旦的手说：「旦妹，别再唱了！？的心事我

都明白，而且我也是对？情有所锺。只是……只是我知道？将来会被遣送到吴国，我们徒有一段情只是增添无奈、

惆怅罢了……」

范蠡似乎很悔恨的说：「当初……当初要是不将？徵召入宫就好了，那？我岂不是……」

郑旦摇头缩手说：「范大夫，你别这么说，徵召入宫是我自愿的，我一直就想有机会为国家尽点微薄之力，…

…更何况……要不是因为受徵入宫，我们也不会因而相识……只要范大夫你心中有我，那我便心满意足了！」

郑旦越说声越小，又若有所思的说：「其实，我也知道你也深爱着婉儿，而且爱她之心更胜于爱我，只是婉儿

她不知道而已。……那日婉儿练舞时心痛复发晕倒，我看到你眼中露出焦虑、不忍的神情，还不时探询她的状况…

…唉！」郑旦轻叹一声：「……其实，我并是不嫉妒，婉儿是我的好妹妹，……要是……要是我们三人能在一起生

活，那不知有多好……」

范蠡一时间心如煎熬，为了国家社稷必须抛弃儿女私情；可是一生中也难再得此红粉知音，遂冲动的抱着郑旦，

轻轻的拍着郑旦的肩背，表示自己的爱意、无奈、歉疚。郑旦并没有挣扎，只是静静的享受这甜蜜的一刻，心想：

「即使无法长久相聚，至少也知道有人爱慕自己……」郑旦微微抬头看着心爱的人。

范蠡正好对上郑旦的眼神，看着如花似玉的容貌，梨花带雨般的羞怯神情。就像突爆的火花一样，让范蠡情不

自尽的吻向郑旦的朱唇。「嗯！」郑旦一声娇羞的轻吟，双手也紧紧的拥抱的范蠡。热烈的拥吻，让两人神魂飘荡，

火热的情欲也逐渐升高。

随着情欲持续的升高，肌肤发烫似的热度，使两人的衣物渐少，最后就只是两条肉虫似的互缠着，使得相府花

园是一片暖暖的春色。

范蠡以衣物摊铺在草坪上让郑旦仰躺着，范蠡伸手双手再郑旦柔滑的身体四处抚摸着。郑旦羞涩得不知所措，

只得紧闭双眼，享受着爱人柔柔的浓情蜜意，以及挲摩的快感。

当范蠡的手来到郑旦大腿根处，郑旦自然的反应夹住双腿，却也把范蠡的手夹住了，范蠡觉得自己的手紧紧的

贴着柔软的阴唇，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又感觉郑旦的下身早已被泛滥的爱液湿润了，绒绒的阴毛、穴口、大腿？濡

得滑滑的，而且阴道内的潮水仍然不停的涌出，甚至湿染了一大片垫在身下的衣物。

范蠡翻身伏卧压着郑旦，轻轻拨开郑旦的双腿，先用肉棒在她的大腿内侧附近挑逗，然后在阴唇附近游移。范

蠡将肉棒沾满了郑旦的淫液后，对准阴道口挺身慢慢的插入。

「啊！」郑旦似乎会痛，虽然曾经跟婉儿互相以手指插入过，可是毕竟肉棒不同于手指。虽然肉棒比手指粗大

许多，刚刚插入时不免有痛楚，但随即而来的却是一种穴内更充满的快感。

范蠡知道郑旦处女穴初次纳入的痛楚，柔声询道：「会痛吗？我慢慢进去，如果会痛再告诉我……」

「没关系……」郑旦有点逞强的说。

范蠡慢慢的将肉棒插入，直到完全深入阴道后，刚好也顶到底了。慢慢的抽插下，刚刚觉得有点紧的阴道已经

有点放松了。范蠡心想郑旦已经进入状况了，再询问：「……还会痛吗？」

郑旦摇摇头后说：「嗯……不会了……好舒服……嗯」郑旦已经尝到性爱的美味了！

范蠡知道郑旦已放轻松了，就开始加快抽插的速度，两人的身体不断的碰撞，发出「啪！啪！啪！」的声音，

郑旦的手紧紧的抓住范蠡的手臂，嘴里「啊！啊！

嗯！啊！」不停的呻吟着。

郑旦叫的越大声，范蠡插的越用力，两人皆忘我的沉醉了。一阵酥麻范蠡将精液完完全全的射在郑旦的阴道里，

同时范蠡也感到郑旦的阴道收缩得很厉害。范蠡看着郑旦很舒服，一副陶醉的样子，自己也心满意足的伏抱在郑旦

身上，昏昏回忆着刚才热烈的交合美味。

隔月，越王便遣使者带着众女前往吴国，着手美人离间之计。

夫差一见郑旦跟婉儿差点失态，只见双姝花容月貌、沉鱼落雁各有所长，心魂俱醉连声道：「好！好！好！」

眼睛看着双姝，嘴里含糊跟差使说：「你回去告诉勾践，我对他的忠心感到高兴，你下去领赏、下去领赏……嘻嘻！」

夫差命令左右侍从不准任何人前来打扰，左拥右抱的带着双姝往寝宫里去。郑旦与婉儿此时已知是无法回头了，

互相有默契的交换一个眼神，表示已经将一切羞耻置之脑后，决定要以淫荡的行为迷惑夫差。所以两人便一路跟夫

差嘻闹骂俏、淫语连连、媚态横生，使得夫差心马意猿，非得一泄精力不足为快。

到寝宫里时，三人已一丝不挂了，夫差先低头温柔地吻着婉儿的嘴唇，然后将手滑下来揉搓婉儿的乳房，婉儿

的乳房一下子变硬了，乳头挺了起来，令夫差更是兴奋地揉搓她丰满的乳房。

郑旦也伸手握着夫差粗大火热的肉棒，轻轻的套弄着，心中也暗暗吃惊：「…

…夫差的肉棒竟然这么粗大，我姐妹俩的小穴不知经得起它吗……」

夫差的嘴唇贪婪地在婉儿的乳房间来回舔吸着，一只手也悄悄地伸到婉儿的下身，婉儿的大腿根部完全湿透了，

因潜意识中淫乱的快感而不住地流着淫水。

夫差的舌头一路往下滑，最后来到婉儿的蜜穴处，伸长灵蛇般的舌头分开阴毛，轻轻地弹着那一道裂缝。当夫

差的舌头和嘴唇在她奶油状的裂缝中来回蠕动时，婉儿的呻吟声越来越大了。

夫差将舌头深探进婉儿的阴道内，转着舔着穴里的两壁。婉儿的背拱了起来，脑袋来回地甩动着，显得十分地

意乱情迷。

郑旦这时樱唇大开含住了夫差的肉棒，夫差可以感到郑旦正用力吮吸着，一阵阵的舒爽直冲头顶。夫差的嘴贪

婪地吮吸着婉儿阴户中流出的淫液，舌头就像是小型阳具似的模拟抽插动作。婉儿也挺动屁股使夫差的舌头可以更

加深入地品尝她可口的淫洞。

夫差不觉也一挺腰，肉棒便毫无阻碍地直达郑旦的喉咙深处，郑旦的嘴吸更用力的吸吮着，夫差有忍不住要射

的敢觉，企图退出肉棒，但婉儿却压住夫差的后臀，令夫差抽动十分困难。郑旦的手轻柔地挤压着夫差的阴囊，使

夫差忍不住当场射出了一股浓精来，郑旦毫不犹豫的全吞咽下去，并用舌头在龟头上打转。

夫差真是天生异禀，射精后的肉棒并没有软下来，立刻将婉儿按倒压了上去寻着洞穴，腰身一挺，粗长的肉棒

便完全没入婉儿潮湿温热的阴户内。婉儿的阴户仍然像第一次那样紧，阴壁上的皱摺紧紧地箍着夫差的肉棒，虽微

微刺痛，却也舒畅万分，阴道不断分泌出的液体，弄得夫差的龟头很温热酥痒。

当夫差的肉棒向里挺进时，婉儿窄小的阴道紧紧的吸住夫差的肉棒，阴壁上的皱摺不断刮着肉棒龟头的棱角，

使夫差心跳加速精神更亢奋。

婉儿抬起大腿缠住夫差的腰部，使夫差的每一次插入都能直抵子宫，身体哆嗦着、阴壁急遽的收缩，勒得夫差

的龟头一阵酥麻，不由自主地喷发了，一股股又浓又热的精液，完全地洒在婉儿的子宫内壁上，烫得婉儿又是一阵

舒畅的高潮。

郑旦吃吃地笑着说：「大王，我也要……」

夫差气喘嘘嘘的说：「你看它都已经软了，？能让它再能硬起来吗？」夫差满怀希望地问。

婉儿媚媚的说：「大王，让我来试试！」婉儿就依着郑旦的样张开朱唇，把夫差肉棒含住了。

夫差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你们俩不都一起吸呢？这样就可以缩短我勃起的时间了。」

婉儿微笑看了看郑旦，郑旦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好吧！妹妹？先来！让我们看看要多久我们才能把它弄起来。」

婉儿低头一口吞下我软绵绵的肉棒，她还没做什么，夫差就感到阴茎又开始在她温热湿润的小嘴里勃起了。夫

差暗自爽着想：「天哪！爽极了！我今天非干个够不可。」

夫差揉搓着郑旦的乳房，郑旦的乳房丰满美丽、细腻光滑，略略有些下垂，但在做爱时抖动起来可以把人迷死，

相比之下，婉儿的乳房略小一点，但更坚挺和富有弹性，上面点缀的两粒乳头呈玫瑰色，非常可爱。

郑旦靠了过来，舔着夫差的阴囊；婉儿则继续吮吸夫差的肉棒。郑旦将夫差的睾丸全含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咀

嚼着，仿佛很好吃，然后又用舌头去和婉儿一起舔夫差的肉棒。

婉儿的舌头往上移动，舔过夫差的小腹、胸膛、脖子最后停在夫差的左眼上，嗲声嗲气的说：「大王，你该替

郑旦姐服务服务了……」又向郑旦说：「我想大王已经准备好了，姐姐……」

郑旦立即欣喜地坐起来，婉儿帮郑旦跨坐在夫差热力逼人的肉棒上，对正郑旦的阴道口。郑旦身子一沉，红通

通发亮的巨大龟头立刻撑开郑旦紧窄的阴唇，滑了进去。

夫差与郑旦两人同时呻吟起来，郑旦的阴道由于刚才的口交早已湿成一片，肉棒很顺利地便齐根尽没。夫差伸

手抚摸郑旦丰满的乳房，温柔地揉搓着，他们俩都放慢动作，专心地感受结合处分合所带来的快感。

一旁的婉儿忍不住了，扭动着身体，伸手到夫差和郑旦的结合处，沾着郑旦蜜穴流出的淫液，揉弄我的阴囊，

这一下额外的刺激又使夫差差点射了出来。

郑旦的屁股开始旋转、摇摆，嘴里不停的呻吟着。夫差拽住郑旦的屁股，抬起臀部用力向上顶，郑旦的身子随

着夫差的冲击上下起伏，雪白丰满的乳峰欢快地跳动着，十分养眼。

随着夫差速度的加快，郑旦更加狂野。突然但夫差的身体向上升起，使夫差的肉棒脱离了她的阴户，正当夫差

焦急时，郑旦却又立即坐下来，而且非常准确的让肉棒重回阴户的怀抱，这样来回几下使的夫差简直欲死欲醉，郑

旦更是淫声连连。

郑旦的高潮似乎还没有到来，但夫差却有点忍不住了，却又舍得这样就射精，但是这当然很困难，因为郑旦炽

热、紧窄、多汁的阴户不断地向肉棒纠缠，弄得夫差牙关打颤，阴囊收缩，简直快要忍不住射出来了。

于是夫差按自己的意思做，让郑旦俯下身子，手按在夫差的肩膀上，将身体的重心前倾，使臀部起伏的频率能

加到最快，磨擦也更紧密。坚挺丰满的双峰随着郑旦的每一次起伏，颤巍巍地抖动着，两粒小樱桃在我眼前飞舞，

使夫差狠不得一口将它们咬下来。

郑旦终于一阵胡扭乱动中达到高潮了，一股股的爱潮随着身躯一颤一颤的淹没了夫差的肉棒，夫差也精门一松

一泄如注，双双陷在愉悦的淫欲中。

吴王夫差自从接纳了双姝后，成年累月的浸迷在女色之中，又加上婉儿巧妙的离间君臣，连连诛杀多位忠国大

臣，让朝中是国政荒废、躏臣当道；国内是饥荒连连、民不聊生。

周敬王四十二年，勾践得知吴王夫差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境内一片疲弊之相，有德有为的忠臣皆被诛杀、遣配，

于是决定举兵伐吴。结果吴军大败，夫差遣使求合，勾践不允，又无意中透露双姝反间之事得意非凡。

夫差得知怒不可挡，一把抓住婉儿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指甲都？入肩肉里，狂声呼叫：「天啊！我最爱的人竟

然是我的敌人……」说完即出城奔往山上去。

婉儿被摇的披头散发、泪流满面，跌坐地上，心想：「郑旦姐年前已病逝，现在我的任务也已完成，我当随郑

旦姐脚步而去了……」

此刻正好越军攻进城内，勾践与范蠡第一个冲进宫中，范蠡不见夫差与婉儿暗道：「不妙！」即往内宫寻去，

范蠡到达寝宫时正好看到婉儿欲上梁自尽，赶紧上前解开绳套，抱着婉儿平放床上，凄切的说：「婉儿，婉儿，？

醒醒啊！？这是何苦啊！」

婉儿幽幽转醒，见得寻短不成，又为范蠡所救，只是朱唇紧闭、泪流不止，却也无言以对。范蠡命人看顾着婉

儿，出宫追杀夫差去了！

夫差和众残馀兵将逃往南阳山上，越军也在后一路追赶。到了南阳山夫差环顾四周乃是荒山野地、烟尘滚滚，

不禁连连叹息，悲声道：「我以前昏？杀忠臣伍子胥、公孙圣……今日终要轮到我丧生了……」

夫差幽幽的转身向随从的王孙骆说：「我死了也无颜见地下的忠臣、先王，我死后用布将我的脸覆盖三层……」

说完刎剑而亡。王孙骆脱下衣服，掩盖夫差的尸首，然后自缢于旁。

勾践将夫差葬于南阳山上，入姑苏城占据吴王王宫，并传婉儿晋见。只见婉儿一身缟素，赢弱的走向殿前，风

华绝代不减当年，只是多了一点沧桑、成熟之美。

看得勾践两眼发直，直赞道：「好！好好！好个奇女子！」勾践又轻挑的向一旁的范蠡说：「今日能破敌，婉

儿的功劳不少……嘻嘻！本王就封婉儿为妃……」

当晚范蠡偷偷潜入宫中前往婉儿寝室，从窗外正见婉儿坐在桌前暗自垂泪。范蠡轻轻的越窗进入，婉儿听得骚

动声回头瞧见范蠡，惊讶说：「范大夫，你怎么从窗户进来？」

「嘘！」范蠡掩住婉儿的嘴，细声的说：「婉儿，我是来带？逃走的。」

婉儿不解何事要逃，范蠡叹口气，把勾践欲封婉儿为妃的事说与婉儿听，又说道：「大王疑心病重，也怀疑我

与？不清白……」

婉儿听完顿时伤心欲绝说：「唉！都是美色害人……」言未毕，顺手抄起桌上的烛台便往脸上砸。

范蠡扑了过去，把烛台拨开，但仍然有几滴热烛油喷在婉儿脸上，使得洁白如磁的脸颊、粉颈留下几道疤痕。

范蠡抱住婉儿垂泪疼惜的说：「婉儿，我要带？走，我们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居起来。我会好好的待？、好

好的跟？过下半辈子……」

范蠡与婉儿就隐匿在齐国的陶山，牧畜营商获利为富，自称陶朱公。婉儿也洗尽铅华村姑打扮，脸上又有烛油

烧伤的疤，没人知道，她就是颠覆吴国的绝色美女──西施

一日黄昏，范蠡与婉儿并肩窗口，看着窗外青山绵延、落日馀晖，一群归雁划过暮空，显得一片祥和、宁静。

范蠡与婉儿转身互望着，觉得与世无争的日子才是最美的；有爱人相伴的日子也才是最珍贵的。

两人互拥的热吻着。窗外的世界正是日落而息；而窗内世界的春天才正要开始呢……【完】